

## 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
——促膝谈心稳军心

□彭伟

大会结束的第二天,何昆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的决定:将通海、如泰两支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,接受中央军委、江苏省委和通海特委的领导,执行土地革命、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任务。红军要执行“打仗、做群众工作、筹款”三大任务。

地方上,为了配合建军工作,通海如泰地区党组织负责人李超时回到通海,如泰中心县委书记兼泰兴县委书记王玉文回到如泰,协助何昆开展整编工作。何昆见过王玉文后,对他很信任。

王玉文的老部下、活动在泰兴地区的特务队长李吉庚,手下拥有200多人,这次扩编和筹建红十四军中,没有受到重用,他心怀不满,到处散布“我们打下的江山,外人来坐”的风言冷语。如皋的特务队长“破凉帽”也借着这股“妖风”,当起了甩手掌柜:“把老子惹急了,我就拍拍屁股走人。”这话一传出来,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,便想跟着“破凉帽”跑路。

何昆和王玉文把几位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会。王玉文先拿李吉庚开刀,责问道:“什么外面人、家里人,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,党怎么安排,就得听党的!”“破凉帽”埋头不再吭气。不过李吉庚似乎不买账,紧盯着王玉文不说话。何昆看出李吉庚颇为倔强,便心平气和地说:“吉庚同志,正如你的名字中那个‘吉’字,上面是个士兵的士字,下面是个嘴,要想一支军队没有凶险,和睦相处,应该尊重每一个士兵的意见。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,更要尊重每个人的意见。你李吉庚有什么想法不妨开诚布公地谈谈,我是欢迎的。”

一句句真心话,听得李吉庚有些面红起来,他向何昆说出了些自己的想法,何昆向他保证,会慎重考虑他的意见。“破凉帽”一看李吉庚的态度明显变了,自己起哄再也无用,便虚伪地应付道:“首长说得是,日后我们两个特务队长,要多与组织上交心。”

会后,何昆留下王玉文、于咸,继续交流。“红军在如泰地区是新生力量,要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我们入党、闹革命,不是为自己多几个军衔军衔,我们最终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。”何昆继续说,“我们是共产党人,不是土匪军阀,不能话中带刺,狮子大吼,强迫下属接受自己的想法。”王玉文明白这是何昆在善意地批评他,脸上火辣辣的。

于咸说:“军长说得有道理!”何昆告诉他们,不仅你们的兼职要让他人来做,而且还要和下属好好沟通,做好交接工作。李吉庚和“破凉帽”虽然都有不满,但两人情况不同,要小心对待。他们提出的意见,也不是全无道理。现在把你们的兼职让出去,一则让他们无话可说,二则培养新人,可以让新人得到锻炼,未尝不是件好事。最后何昆又告诫他们,李吉庚估计日后问题不大了,但这“破凉帽”本质上似乎不好,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,希望王玉文、于咸日后多做做他的思想工作。王玉文、于咸将何昆的意见,铭记在心中,才回去了。

何昆利用饭后散步的时间找来一些官兵,逐一谈话:“王玉文等人对革命是有贡献的,大家应该尊重他们。他们的担子不轻,一人身兼多职,十分劳累,应该减压。走上新岗位的干部,要负起责任来,要真心支持他们。”

大家都觉得何昆大公无私、说话客观,是一位好军长。经过何昆耐心细致的劝导,军中的不安情绪很快就平息下来,军心也稳定了,许多官兵的革命积极性被调动起来。

为了进一步了解如泰地区武装斗争的现况,何昆就继续找王玉文聊天。王玉文自我批评道:“我们的队伍问题出在急于求成,征兵时就没有严格把关,后来又只顾训练打仗,忽略了政治思想工作。现在不把这队伍整顿好,我没脸把队伍交给你,也无法向党组织交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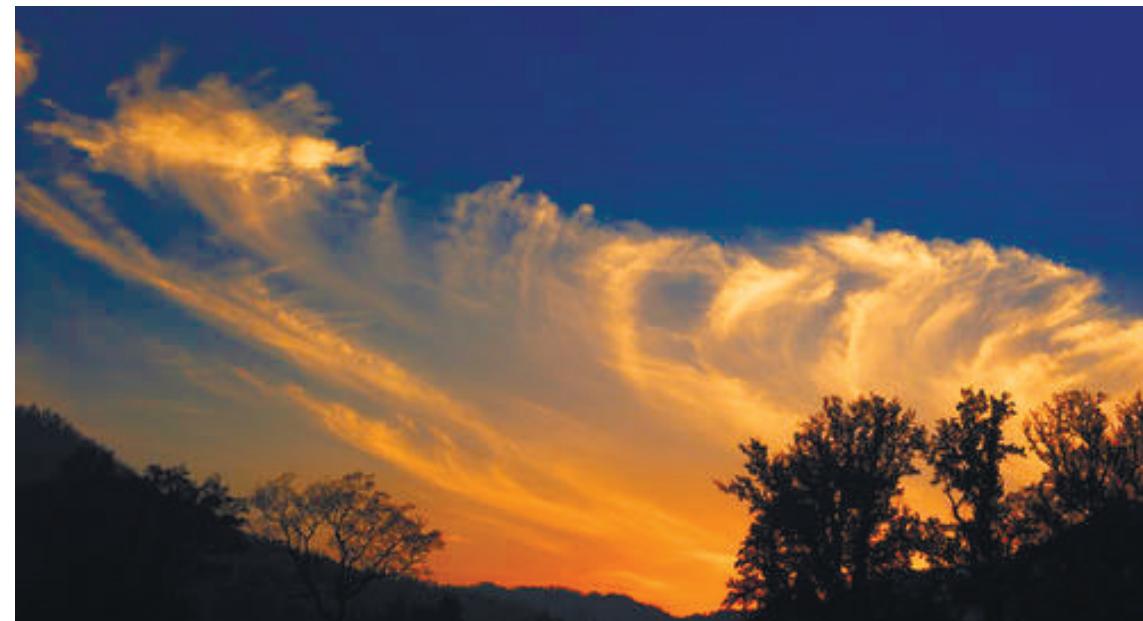
何昆拍拍王玉文的肩膀,安慰他:“你不要过于自责,现在整顿还不迟。我们共同努力,一定会整顿好的。”

“泰兴那头我有把握。”王玉文忧心忡忡地说,“就是如皋这头,韩铁心攻打高家庄时受了伤,在上海治疗,生命堪忧。如皋县委进行了改组,于咸接任县委书记。他才来,恐怕有人不买他的账。我们可以借整编之机进行全面思想教育,现在游击队成了正规军,思想可不能再打游击了!”说着,他掏出1月20日《江苏省委给泰兴、如皋两县同志指示信》,信中严肃批评了如泰工农红军中存在的问题,要求着手纠正。

说干就干,何昆当即决定,成立整编领导小组,整编工作把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。何昆反复对整编领导小组说明:因为是新组建的队伍,士兵文化水平普遍不高,跟他们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接地气,多讲战士们听得懂的话。考虑到长久之计,何昆分析道:“简单的思想理论,可以在短时间内讲透讲明,但是不能永远靠讲去向战士们传递革命思想。我个人觉得,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,也要请人讲讲文化课,教战士们学学字,早日脱盲,将来无论是学习思想,还是与敌作战,只有好处,没有坏处。”

老戈听完,表示赞同,他现身说法:“我在苏联的时候,通过阅读苏俄文学作品,深受启发,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意志。不脱盲,就不能读书,这太可惜了!”

整编领导小组的大部分成员理解何昆军长的良苦用心,但也有些人没有完全领会他的意图。不管怎样,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有序地开展了起来。

精短  
小说

## 水流花开大得自在

——蔡志中画展观后

□马国福

倪瓒隐入云中  
空山无人 空山有人  
倪瓒从画中走出来  
挥一挥衣袖卷起一阙琴音

枯树怀春 点苔葱茏  
竹杖芒鞋素履以往

坐拥青山为友 手扶翠竹为骨  
松风深处天地清明如初

一人一竿一舟  
蓑翁独钓思故幽情  
一溪一石一云  
化身庄子与天地精神独往来

不拘于宋朝一片山水  
不囿于元时一棵枯藤  
在纤毫毕现处照见天心  
颜色从容天真,抱负秋水精神

## 在孙庄看秋

□孙同林

回家看风景已成为我的习惯。

乡村的四季,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特色,我以为秋天是最美丽的。国庆中秋期间,我回到江苏省美丽乡村孙庄,零距离接触这里秋天的风光。原野上,已经成熟的稻谷在风中荡着微波,发出醉人的沙沙响声;特种蔬菜基地上的菜苗,绿油油的如地毯般铺满大地;连片的智能大棚,里面温暖如春……夕阳将一抹余晖照在远处一排房子顶上,好像洒下一层金辉。

沿着乡村公路我走向稻田。大田里的稻穗低垂着,静静地接受着我的检阅,迎接我的,还有一个稻草人。稻草人是邻居为稻田制作的卫士,邻居每年都要扎一个稻草人帮他看稻吓鸟。邻居的稻草人每年都有变化,这变化不只体现在着装上,还有面部的表情、身体的高矮、胖瘦等等。今年,邻居的稻草人是用一个塑料袋充作人脸,上面还用黑笔粗粗勾画了眉眼,弯弯的,看起来笑呵呵的。稻草人的头上歪戴着一顶掉了边的草帽,身上着一件红色的旧衣服,歪歪斜斜地站在那里,张开双臂,好像是在欢迎我的到来。

稻草人成了这片稻田的守望者。每次看到它我都要悄悄打一声招呼,为它的忠诚,为它的辛勤。它不语,只是摇一摇飘飘的衣袖。它是在守护这片稻田

吗?可我分明看到鸟儿们并不怕它,有几只麻雀竟然把它的草帽当成自己的栖息地,径自落在上面。稻草人不怒不恼,依然憨态可掬地舞动着衣袖。

鸟儿已经和稻草人成朋友了吧?

离开稻草人,继续前行。路边的野草渐渐多起来,有的已经结籽,有一种细碎叶子的野草还在开花,花很小,紫瓣黄心,很美,也很可爱,我不知道这种草的名字,也不知道它的花是开给谁看,开给秋风秋雨看?开给飞过的鸟儿看?还是专门等着如我一类的“闲人”看?事实上,不管有没有人看,小花都会照样地开,或许它们只是开给自己,所以才开得这样野性,这样无所顾忌。

往前走,是一大片菜地,是新开的,大概有六七十亩的样子,与原来的千亩蔬菜园不连片,地里的菜刚栽下去不久,清一色的西兰花,一行一行,一棵一棵,已经有菜盘大小。田间有两个人正在给蔬菜喷药,他们走在一条深深的排水沟边上,一个人在前面挥动着手里喷雾器喷头,喷头上喷出一片雾雨,跟在后面的人手中拖着一根长长的皮管儿,他是在为喷药者当下手。

菜地跟邻近的稻田形成视觉上的反差,黄的金黄,绿的碧绿。

再往前,过了高速公路通道,便是孙

庄村的智能大棚区。走近大棚,我看到棚内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葡萄架,架子上的葡萄藤蔓已经长成势,有几个人在葡萄架下忙碌着。上前一打听,原来他们是在葡萄架下的空地上种大蒜。农人告诉我,葡萄是今年刚栽下的,要到明年才会挂果,所以,园主在今秋补种一茬大蒜,不会影响葡萄的生长。

走过大棚,前面是一条水渠,水渠那边是一片绿化林木。“咯咯咯”,突然有野鸡的叫声传来,在哪儿呢,循声望去,却不见踪影。邻居曾告诉我,这附近可能有野鸡窝,经常有野鸡从这儿飞起。

在那片林木旁边,有两个人正在忙活着,我知道他们是在收地边上的一点黄豆。我认出这是一对年轻夫妇,男人长年在外打工,可能是国庆节回来,跟女子一起出来,一边收黄豆,一边享受假日情趣。他们做一阵,女子便停了手里的活,面对男人说话,听不见她说些什么,但能听到她的笑声,笑声很清很脆,笑声传得很远。笑声是能传染的,我也跟着无来由地笑起来。

在孙庄,秋景看不尽的。

往回走,途经稻草人的时候,我与它道别,它依然无声地挥动着衣袖。望着稻草人,我恍然觉得自己也跟稻草人一样,在地里看秋景,自己不知不觉倒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呢。

## 珍重

□汤凯燕

多年前有位小男生送我一个纸包,发开看,里面厚厚一沓邮票,颜色形状图案不一。男孩自小集邮,每一张都能详述来源、故事。可惜当时的我未曾领会男孩心意,随随便便收了,又随随便便搁置,最后不知丢往何处。

实用主义者很难理解收藏者,他们认为物的功能为“使用”,物对他们来说仅分两类,有用之物和无用之物。然而于收藏者来说,物被赋予了个性和意义。是美丽的,有生命的作品,它们承载着收藏者的理想、信念、坚持、憧憬。它们与收藏者共同成长,一年又一年,默默无语地陪伴中,感染了收藏者的情感。有时,它们血脉相连,当不得不分离,割舍时,有剜心之痛。有时它们是心意相通的恋人,一个午后,某个深夜,收藏者

一遍又一遍抚触着自己的宝贝,眼底里柔情涌动。

我喜读书,与文字相伴令我心安,因此我有几个书柜,书柜内摆放不少书籍,然而我不藏书。大概就像一个美丽女人站在面前,我爱她的灵魂气质,而藏书家爱的不但是她内里,也有她的柔荑美颈,她的眼眸红唇,她的狂野,她的柔情,她的百态多姿。在朋友沈君的书柜中,有关红楼梦的书籍便达1700余册,另有地图集、读库等等。他仿佛是传说中的唐伯虎,非得要集着九美,满世界搜罗美女,为秋香甚至不惜卖身入相府。因为喜爱,转为执念,种下心魔。修仙的故事文中,每每神仙入了魔道,再难回转。沈君堕进书的魔海,自然是无法做一位清心寡欲的仙人,一本好书,哪怕万水千

万家  
灯火

山,总要腾云驾雾追过去。然世间哪得全然如意,有时眼睁睁见着心仪之书被人夺去,“可怜公子无缘”,黯然神伤。又或者,他打败所有竞争者,仿佛将绝世美人拥入怀中,在旁人的艳羡中扬长而去,洋洋自得。

在藏书者眼中,书籍并非仅文字载体,连气味也是不同凡响的。有时文字似乎也不重要了,书籍在历史沉浮中,本身便生成了故事。我见沈君捧出一本本书,珍重打开,娓娓叙述着它们的前世今生,灯光下,他和它们互相映照着,惺惺相惜着。我的心漂浮到许多年前,想起那个送邮票男孩,若回到那日,我会珍重对待,不管是接受还是拒绝,要感谢,因为他送出的是他的挚爱。

暮云秋思  
席夏